

期調度未免周章等因到臣已經批行三司海道等官會議去後節據右布政使等官李綸等議稱仰惟我國家之禦外夷恩威迭施仁義並用雖以倭奴兇狡亦許十年一貢不阻其向化之心者所以撫之以仁而溥其恩于無外然必以十年爲期及不許人船過多使不至于爲患內境者所以裁之以義而蓄其威于不測制御夷狄之道諒無出于二端節經題奉 欽依所當祇承無失合無候呈詳允日備行寧波府衛市舶提舉司并定海縣等衙門各掌印官督率哨守官軍候來年風順之時如有日本夷船到彼納貢雖驗有真正表文勘合原自二十八年入貢之後至今未及十年合行遵照題 准事例徑自省諭阻令回國不許容令進港仍將禮部原發公文給付來使齎回該國知會仍令通事人等親詣夷舟諭以題奉 欽依限制已定務須遵守所貴委曲開導使其心服不得徑情直率致拂夷心及嚴禁地方人等不許私相貿易致惹事端其分守浙東叅將一聞夷船到洋仍須提兵不露于要津所在屯劄防禦以戒

不虞其論遣夷舟還國之時。應否量行給與薪米下程。使遠來之夷得一醉飽而去。該府仍查訪舊規施行。然職等于此。又有一得之愚。欲爲今日濟時之畧。敢併畢伸其說。浙江地方。連年以來。苦被倭患。至其入犯之夷。恐皆窮輿絕島鼠竊狗偷之類。在彼國王知與不知。固有非我之所能料者。前此謀議之士。嘗欲捐銀萬兩募人出海通諭日本國王。使其鈐束倭夷。不使侵擾我境。雖未見諸施行。亦可採爲一策。況今乘此機會。正可施吾導化之術。倘若來春果有前船入港。一面諭以貢期未及。依例阻回。一面責令通曉譯語人員。責以華夷大分。仍備述。朝廷威德。光被異域。初無負於爾邦。而倭奴連年敢行倡亂。在彼國不能無罪。直書大意。移諭日本國王。倘于半年之間。能將內犯倭夷。立法鈐制。號召還國。不爲我患。即見彼國効順之誠在。朝廷自有旌勞之典。雖使貢期未及。亦必預爲轉奏。兼請。朝廷重加獎賞。以彰中國懷遠之義。以嘉遠方効順之誠。如或不能鈐服倭夷。即是陽爲入貢。陰蓄異謀。仍照禁例。徑自阻絕。

如此則不惟可以逆折其非禮邀求之志。亦可以成吾招攜伐叛之謀。此蓋例外之意。通變之權。揆之大義似亦無爽。等因到臣。又據巡視海道副使劉起宗呈稱。本道邇巡定海。據監生生員徐應宿李賢等連名揭呈。并諸官吏士民衆口同詞。僉謂倭奴素爲稱臣納款之番服。非套虜達賊之比。但其散處別島之夷背其君長之令。肆爲鼠竊之謀。亦由沿海奸民互爲番舶之市。漸滋勾引之釁。以釀成禍害至此。誠望遣人省諭彼國酋長。俾令感畏威德。遏絕寇盜。庶幾可塞其源。雖輿情懇切。第業已議止。疏案具存。似難再舉。但當時議者欲請詔諭彼國。係干 聖旨。未可輕易。今日士民同詞。欲行浙福二省。以有司之意。遣人省諭。以伸國威。祇欲題知使有司得以開誠展布耳。其於尊重國體。通達民情。寔爲兩便。等因。亦續到臣。臣惟時有常變事。有經權。往歲海邦寧靖。軍聲振揚。或遇非期入貢。即可徑直阻回。今連歲興師。軍民俱困。見在窮寇。尚難支吾。若更起釁端。患寔叵測。不得不宛轉省諭。俾其樂從。宣揚威德。使之感悟。蓋於

處之之中。而寓化之之意。揆之大義。委未有乖。則李

綸等之議。或亦可行者也。至于柘林等處之賊。各雖

倭夷。而沿海奸民。寔居其半。竊意此賊。恐多各島小

夷。必非大舉入寇。及譯審生擒倭賊。助四郎等。亦稱

彼國荒旱。私出買賣。國主不知。則與諸士民所呈稟

者亦畧相同。若我遣人詰問其酋知之。未必不愕然

驚懼。急收捕而請罪。更獻馘以自贖也。但往時議者

欲請國家與夷狄通講。不用幕府之令。而不可煩朝廷之旨。若詔諭。則恐犬羊無知。萬一少梗。有傷威重。今

惟以有司之意。遣人詰問名正言順。使彼從之。固於

海防有益。如其不從。亦於國體無損。則劉起宗之

見。或亦可行者也。不然。則見在之倭寇有限。未來之

倭夷無窮。見在者縱能撲滅。未來者何可勝誅。是不

猶濬流以止溢。而不思塞其源者乎。夫是說也。人皆

知之。但以關係夷情。事體重大。非封疆之臣。所得專

若不早為題請。取自上裁。萬一夷情叵測。事變非常。

廟堂之上。未有定論。則有司何所遵守。臨期具

奏。動經旬月。坐失事機。悔將何及。此臣所以不得不

預陳于君父之前。以俟裁定。而早為之計也。夫外

攘之策固所當急。而內安之圖尤所當先。臣竊觀諸臣建議。俱以招撫脅從爲言。此固散其黨。孤其勢之良圖也。然近日督撫諸臣。亦嘗布招徠之文。懸歸正之賞矣。而卒無一人應者。而我民之變而爲盜。叛而從賊者。日益衆。此其故何也。推而求之。其說有二。一以被虜之民。其首旣髡。官軍但獲此輩。不以爲從賊。則以爲奸細。而主將方且利之。以爲首功。而冀掩其失事之罪。又安望與之昭雪也乎。是以此輩一被汚染。皆絕歸正之念。而堅從逆之心。寧九死而不悔也。

一以兩浙三吳之地。自用兵以來。連歲荒旱。民多艱食。而軍需百務。皆取足焉。老師費財。賊勢益盛。流突之處。蕩然一空。強壯散之四方。老穉轉乎溝壑。蓄積煨燼。生理蕭條。而倉庫又復空虛。有司莫能賑恤。兼以去冬加派段疋工料等項銀兩。大約不下二十餘萬計。而戶工二部。又復查催節年之逋負。俱欲取盈于一歲。此皆往時之所無者。臣旣領勅督催。只得嚴行司府有司。奉承惟謹。敢云拙于催科。而軍門之加僉民兵。召募處卒。提編徭役。修築城堡。又皆事勢

之不容已者。凡此經費。雖一木一石。一米一錢。皆生民膏脂。非由鬼輸神運而得之者也。夫中人之家。百金之產。一邑之中。能有幾何。而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重困之以征徭。搜括之以勸借。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是有司者。乃爲倭賊毆民。而又何怪乎。民之從賊也耶。是不猶揚湯以止沸。而不知去其薪者乎。臣恐日復一日。民益困迫。必將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而甘爲飽歿之計。外寇未已。內釁將生。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臣待罪地方。目擊時事。大爲寒心。伏乞

陛下念東南之重地。憫生民之困苦。勅下該部將加派本省段疋等項。一一查議。除緊等。上用者。臣一面嚴督依限織解外。其餘姑照蘇松事例。暫寬期限。其節年拖欠錢糧。暫且停徵。及以後再有加派。一應錢糧。暫派別省。稍俟年豐。寇息。陸續徵解。照常出辦。如此則寬一分。而民受一分之賜。東南之民皆知我皇上留神遐壤。加志窮民。莫不易怨讟爲謳歌。化頑梗爲訥合。瞬息之頃。可使革心。而又嚴殺降之禁。聞自新之路。則人孰不嚮風慕義。各懷鄉土之思。

良民不戒而自孚。脅從不招而自來矣。以上二端非愚臣一人之見實攘諸衆論之同。倘若見諸施行或亦安攘之一策也。

題為督撫大臣玩寇殃民懇乞究治事疏

時論皆以經本有功越授意于胡一而劾之

論劾督撫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十七日據金山等處地方備倭浙江都指揮僉事劉恩至報據鄉兵百長吳遷等報十六日前去滬缺一帶哨探見柘林賊船二三百隻出海開行隨獲被擄逃回楊淮陳第六余氏各執稱倭賊于本日早見有西風一齊歡呼搬包下船百餘

隻即開長行有一百餘隻亦駕出活水新到并無包倭賊約有萬餘計稱畧待傷者平復齊赴杭州搶掠又據統領兵船協哨乍浦等處指揮張谷李希賢周易等報十七日賊船出海職等即會齊福船各兵向賊追趕攻戰百餘合賊船被傷過半截歿傷溺者不計其數攻毀倭船四隻其餘賊船俱往下八山深水洋去訖二十日據把總指揮丁僅守禦乍浦二所指揮姚泓等并嘉興府平湖縣各報金山流來倭賊一蹤約有數千午時齊至乍浦城外西海口潮退被賊

燒燬閣淺兵船數多，將兵追散，仍攻本所西南二門，官兵亂用矢石銃砲，打傷數賊，未時退西。二十一日，據海鹽縣報，乍浦流來倭賊數千，迤至本縣八圍地方，離縣不穀十里。二十二日，又據該縣報，前賊俱至城下，勢甚危急。等因，各報到臣。卷查先該臣題為懇乞聖明申勅督撫諸臣乘勝搗巢，永除海患事。內節該臣題稱柘林賊巢尚遺黨類，今欲乘此破竹之勢，大收掃穴之功，務期殄滅，俾無遺類。庶遠夷知警，禍根可除，而地方永保無虞矣。若當事諸臣狃於一

勝而有驕心，苦於百戰而萌怠意，則是養虎遺患，不忠之甚者也。除具題外，臣又面語總督都御史張經，謂出劫之賊皆係梟勅，今既悉被擒斬，巢賊聞之，必皆破膽，因其恐懼而攻之，勢當必尅。乘此兵威以剿零賊，如摧枯拉朽耳。但永保二司兵相為倚附，不可分營，令其暫屯乍浦，休養二三日，修整器具，由金山海塘而進，其瓦氏兵久住金山，向無寸功，其心已灰。宜調至閩行黃浦，與遊擊鄒繼芳兵合為一營，使之志氣一新，勉圖報効。乍浦金山水兵皆治戰艦，整火

器以待約定進兵日期，狼兵攻其東，苗兵攻其西，海洋兵船截其遁歸之路。如此則賊雖未能盡行擒滅，巢穴決可蕩平。且使餘賊之在海島者，亦將聞風遠遁，不敢復來。否則相持日久，彼知虛實，新賊若至，勢難敵矣。時工部侍郎趙文華等皆在坐，僉以臣言爲是。張經時亦樂從。二宣慰及瓦氏聞之，亦皆踴躍奮勵，咸願一戰以立奇勳。不意本官復聽細人之言，甫至次日，即變其說，然猶未甚矛盾也。及賊計令數百小醜潛渡黃浦，徑趨蘇州，聲言欲犯南京。此正其詭

計姦謀，欲牽制我大兵，而阻撓搗巢之舉。直隸當事諸臣以土兵萬餘不能堵截，危言險語以挾張經。張經不能主持，遂分永順兵以抹蘇州。至使二枝之兵東奔西走，日夜不息，舉皆疲困，遂俱敗。劔賊知墮其計中，撫掌歡呼，開船出巢。然原船尚少，不能過洋。偶有新賊萬餘方到，賊遂留下，被傷零賊爲新賊之嚮導。買舟長往，水兵把總周易等截於海上，止擒斬倭賊六十九名，顆餘俱滿載而歸。其新賊即日登岸，攻圍乍浦，直趨海鹽，聲犯杭城。我之精兵猛將盡在蘇

州莫能阻截而杭城之兵又多脆弱若賊徑攻北關則百萬生靈盡爲魚肉矣臣日夜憂惶差人請兵不絕於道至今尚未見發不知張經之見果何謂也叅照總督南直隸浙江福建等處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張經素負才名近覺乖謬心惑於利害之私而漫無定主志驕於戰勝之後而不聽善言機昧持衡識迷當局致使餘燼復燃前功盡棄此一臣者蓋功之首而罪之魁者也再照提督軍務兼巡撫浙江并福興泉漳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天寵性多狐疑才乏揮霍鼓舞無術而將士乖離智力俱窮而我務廢弛乍浦爲浙西之門戶而守備久踈杭城寔藩省之重地而經畧未聞臣雖屢言而不從衆皆叢怨而罔惜訑訑拒人悻悻自好此一臣者誠爲力小任重所當調處者也如蒙皇上勅下吏兵二部查果臣言不妄乞將張經嚴加戒治李天寵量才調處則東南不勝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臣等竊惟自古以來
其為大小耳重視當斷表者也故蒙 皇上神聖
舜思昔雖然而罔世焉斯時人執執自彼出一日者
親討其安藩守之重舉而豫畧未聞耳親親言而不
大身讓而好務獨或手而為西之門可而守計大
天齊對參亦與下之舉也道無無亦而誅士年摘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六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何剛愨人

編輯

朱存標子建參閱

胡少保海防論

論

胡宗憲

廣東要害論

廣東要害

廣東列郡者十。分爲三路。西路高雷廉。近占城滿刺。
高夷山一沒有限水賊流劫無窮
諸番。中路東莞等縣。水賊倭寇不時出沒。東路惠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福建連壤。漳船通番之所必經。其受海患均也。故

舊制每歲春汛。各澳港皆設戰艦。秋盡乃掣回泊水

寨。至今日則不然。倭奴衝突。莫甚于中路。亦莫便于

蓋有接濟之人故也

東路。其次則南頭等處。又其次乃及高雷廉三府。勢

有緩急。事有難易。分兵設備。亦當因之。故舊例戰船

洋洋大海。百千烽檣。而來二十艘。于何處生活。

中東二路。不過二十艘。今則各宜增益。而柘林為尤

甚。蓋柘林去水寨一日之程。警報未易猝達。寇若乘

虛而入。柘林危矣。無柘林。是無水寨也。官兵每秋掣

班。必以柘林為堡。控賊咽喉。附近大城所軍。互為聲

援。庶保無虞焉耳。嘗聞南洋灣鄉。夫在于東路。屢勝

真倭。烏艚船子弟兵。昔在中路。首擒亞八。此皆宜素

養者也。編號定甲。更番作息。無事則隨宜農商。以養

其材。聽用則時使休閒。以養其力。有警則預給工食

椎牛醢酒。以養其氣。恩威相濟。務得其心。有不戰戰

港口多則防禦便。

必勝矣。雖然。亦未也。沿海港口。賊舟何處不可衝入

不周旋。斷賊入路。不聞有奇策也。

斷賊入路。策之要也。奸民與賊交通。餽之酒米。餽之

衣服。餽之利器。斷賊內交。策之要也。海防者。不可以

不知。

瓊管論

黎防

天下郡邑濱海者有之。未有若瓊之四面環海者。其東西廣九百里。南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長山峻嶺。生岐熟三黎。錯居其間。而五指腹心。盡為黎據。羣崗之中。定安尤險。郡邑封疆。及四面而環列。占城暹羅諸番。西南外峙。東北又與閩浙諸洋相通。稍或撤備。則門庭皆勅敵矣。廣東處南海之邊。而瓊又當其南。實南徼之要害也。國朝設府。統州縣十三。復設南海衛。統內千戶所五。外守禦千戶所六。各海口咸置烽

可以偏安

此雖天涯海角也。如此布置亦

五指即黎母山別各因其上

有五峯聳翠插天也。通定安縣諸蠻環據其地

墩瞭成。指揮部軍統轄之。名曰備倭巡捕。巡司散布分列。海寇望幟而知有備。然黎防之制。瓊澄臨樂文定諸地。舊置營戍。事久寢弛。元有爛鑑。不可不戒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近因辛丑之亂。舉兵討平珠崖。駐設叅將。事雖大定。而險終在黎。未為吾有。議者欲于羅活崗據以重兵。

此亦老成持重之議

遲以歲月。置官兵鎮之。其陵水要區之鄰于崖者。則界以十字路。斷其往來竄伏。更于黎衆民如感恩者。繕城郭甲兵以衛之。噫。必如是。而後為久安之計乎。

廣福人通番當禁論

禁通番

倭奴擁衆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至也。由內地奸○接○濟○奸○人○祇○射○利○耳○雖○無○大○患○要○之○甚○害○不○淺人接濟之也。濟以米水然後敢失延。濟以貨物然後

敢貿易。濟以向導然後敢深入。海洋之有接濟猶北陸之有奸細也。奸細除而後北虜可驅。接濟嚴而後

倭夷可靖。所以稽察之者其在沿海寨司之官乎。稽察之說有二。其一曰稽其船式。蓋國朝明禁寸板

不許下海。法固嚴矣。然濱海之民以海為生。採捕魚蝦有不得禁者。則易以混焉。要之雙桅尖底始可通

各官司于採捕之船定以平底單桅。別以記號。違者燬之。照例問擬。則船有定式而接濟無所施矣。其

二曰稽其裝載。蓋有船雖小亦分載出海。合之以通番者。各官司嚴加盤詰。如果採捕之船則計其合帶

米水之外有無違禁器物乎。其回也魚蝦之外有無販載番貨乎。有之即照例問擬。則載有定限而接濟

無所容矣。此須海道嚴行設法。如某寨責成某官。某地責成某哨。某處定以某號。某澳東以某甲。如此而

謂通番之不可禁吾未之信也。

福洋要害論

福洋要害

三四月東南風汎。番船多自粵趨閩。而入于海。南灣雲蓋寺走馬溪。乃番船始發之處。慣徒交接之所也。附海有銅山玄鍾等哨之兵。若先分兵守此。則有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拋于外。浯嶼。外浯嶼。乃五澳地方。番人之巢窟也。附海有浯嶼安邊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仍撥小哨守把要緊港門。則必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于料羅烏紗。料羅烏紗。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近官澳金門等哨守之

探知虛實何不直搗其巢穴

等候之所儘可乘虛以計破之但未得實耳

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于圍頭峻上。圍頭峻上。乃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深扈福金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于福興。若趨于福興。計其所經之地。在南日。則有岱墜湄州等處。在小埕。則有海壇連盤等處。在烽火門。則有官井流江九澳等處。此賊船之所必泊者也。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泊矣。來至此堪疑連珠砲令人應接不暇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船中水米有限。人力易疲。將有不攻而自遜者。况乘其疲而夾力攻之。豈有不勝

者哉。

福洋五寨會哨論

會哨

五寨之設。死如珠。聯壁。裕。

烽火門水寨。設于福寧州地方。以所轄官井沙埕羅

浮。南北中三哨。其後官井洋添設水寨。則又以羅江

古鎮分爲二哨。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哨者有五。

小埕水寨。設于福州府連江縣地方。以所轄閩安鎮

北菱焦山等七巡司。爲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埕寨。當

會哨者有三。

南日水寨。設于興化府莆田縣地方。以所轄冲心莆

禧崇武等所司爲三哨。而文漕港哨。則近添設于平

海之後。是在南日。當會哨者有四。

浯嶼水寨。設于泉州府同安縣地方。上自圍頭以至

南日。下自井尾以抵銅山。大約當會哨者有二。

銅山水寨。設于漳州府漳浦縣地方。北自金山以接

浯嶼。南自梅嶺以達廣東。大約當會哨者有二。

彼此會合。循環無端。一以織錦迴文。

由南而哨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南日。南日

會之小埕。小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矣。

由北而哨南。則烽火會之小埕。小埕會之南日。南日

皇明經世一編 卷之三十一 六
會之浯嶼。浯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哨道
聯絡。勢如常山。會捕合併。陣如魚麗。防禦之法。無踰
于此。

福寧州論

八閩之地。二面當海者二。興泉是也。一面當海者二。
福漳是也。寇閩要衝。晉江之深。扈獺窟。興化之衝心。
平海。龍谿之海門。漳浦之島尾。南靖之九龍寨。溪皆
是也。然莫有如福寧州之尤險者。蓋大地情勢。自西
北而東南。至于福建。盡之矣。而福寧尤在福建之東。

南突出海中。如人吐舌然。其左為甌括海居東面。其

按其形勢實為可虞

右為福興海居南面。福寧獨當東南北三面之海。倭

賴有烽火官井五哨外衛僅可

舶入寇。必先犯此。水寨之設。職此之故也。舊寨在州

以支持

東北五六十里。三沙海面。永樂初所置。抽用福州中
左二衛。福寧衛。大金千戶所軍守之。秦嶼羅浮官井
洋胥屬焉。正統間。焦宏倡議風濤難泊。徙今松山之
下。必復舊而後可。

廣福浙兵船當會哨論

會哨通番

大海相連。地畫有限。若分界以守。則孤圍受敵。勢弱

而危。陳緝捕之謀。能不有賴于相須乎。愚考入番罪

晝辨風色夜窺

犯。多係廣福浙三省之人。通夥流劫。南風汛則勾引

星月海船之長技也

夷船。由廣東而上。達于漳泉。蔓延于興福。北風汛則

勾引夷船。由浙而下。達于福寧。蔓延于興泉。四方無

賴。又從而接濟之。向導之。若欲調兵剿捕。攻東則竄

西。攻南則遯北。急則潛移外境。不能以窮追。緩則旋

復合。鯨有難于卒殄。此夷船與草撇船之大勢也。又

此車實鑽穴鼠耳。看其作事每每效三窟故智。

有一種奸徒。見本處禁嚴。勾引外省。在福建者。則于

廣東之高潮等處造船。浙江之寧紹等處置貨。糾黨

入番。在浙江廣東者。則于福建之漳泉等處造船置

貨。糾黨入番。此三省之通弊也。故福建捕之而廣浙

不捕不可也。廣浙捕之而福建不捕。亦不可也。必嚴

令各官于連界處會哨。如在福建者。下則哨至大成

立法亦可謂森嚴矣

千戶所。與廣東之兵會。上則哨至松門千戶所。與浙

江之兵會。在浙江者。下則哨至流江等處。與烽火之

兵會。在廣東者。上則哨至南澳等處。與銅山之兵會。

遇有倭患。互為聲援。協謀會捕。賊勢豈有不孤窮。而

海患豈有不戢寧者哉。

浙江四叅六總分哨論

禦賊于海

浙海諸山其界有三黃牛山馬墓長塗冊子金塘大

分列海上諸山如畫

榭蘭秀劍山雙嶼雙塘六橫韭山塘頭等山界之上

也灘山澣山洋山馬蹟兩頭洞漁山三姑霍山徐公

黃澤大小衢大佛頭等山界之中也花腦求芝絡華

彈丸東庫陳錢壁下等山界之下也此倭寇必由之

道也海防每值春汛戰船出海初哨以三月二哨以

四月三哨以五月小陽汛亦慎防之其南哨也至鎮

下門南麂玉環島沙門等山交于閩海而止其北哨

也至洋山馬蹟灘澣洋衢山等處交于直海而止陳錢

為浙直分隸之處則交相會哨遠探窮搜復于沈家

門刻兵船一枝以一指揮領之馬墓港列兵船一枝

此景扼要去處畢竟參遊駐劄重兵守禦庶幾

以一指揮領之舟山駐劄把總兼督水陸賊若流突

無虞總練官職平權輕恐難為力也

中界也則沈家門馬墓兵船北截過長塗三姑而與

浙西兵船相為犄角南截過普陀青龍洋韭山而與

若參總不

溫台兵船相為犄角賊若流突上界也總兵官自烈

將親出將士誰敢不用命

港督發舟師北截之于七里嶼觀海洋而叅將自臨

山洋督兵應援南截之于金塘崎頭洋而石浦梅山

港兵船為之應援。是故今日之設險。自內達外有三。會哨于陳錢。分哨于馬跡洋山普陀大衢為第一重。出沈家門馬墓之師為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為第三重。備至密也。所患者海氣溟濛。咫尺難辨。風濤澎湃。忽安危叵測。兼之潮汐有順逆。哨報有難易。奸將往往藉以規避。吾何從而綜覈之哉。自海上用師以來。擊來賊者僅一二見。而要去賊者。不過文其故。縱之恣識者謂宜以擊來賊之賞。優于追去賊之賞。縱來賊之罰。嚴于縱去賊之罰。風汛時月。正副總兵不拘警報有無。而親出海洋。嚴督各總。僇力用命。以遇海寇于方來。則何邊鄙不寧之有。

舟山論

舟山設備

信國公湯和經畧海上。區畫周密。獨于舟山似有未安者。全盛時。使雨作耗。宜乎嘉靖間之兇悖。無狀也。蓋洪武間倭犯中界。犯玉環。犯小瀆寨。皆浙東海濱。信國所親見也。其來也。自五島開洋。衝冒風濤。困眩精神者數日。至下八陳錢。而始少憇。然孤懸外海。曠野蕭條。必更歷數潮。泊普陀烏沙門之類。而後得覘我兵虛實。以為進止。若定海之舟山。又非普陀

諸山之北。其地則故縣治也。其中為里者四。為畧者八十三。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以食數萬眾。不待取給于外。乃倭寇貢道之所必由。寇至浙洋。未有不念此為可巢者。往年被其登據。卒難驅除。可以鑑矣。我太祖神明先見。置昌國于其上。屯兵戍守。誠至計也。昌國下應有一衛字信國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改隸象山。止設二所。兵力單弱。雖有沈家門水寨。然舟山地大。四面環海。賊舟無處不可登泊。設乘昏霧之間。假風潮之順。襲至舟山。海大而哨船不多。豈能必禦之乎。愚以為定海乃寧紹之門戶。舟山又定海之外藩也。必復修其舊制而後可。

浙直福兵船會哨論

會哨防寇

浙東地形與福建連壤。浙西地形與蘇松連壤。利害安危各有輔車相依之勢。故初制責浙江巡撫總督浙直福分哨各官。互為聲援而不許自分彼此。畫地有限。責任相聯。此廟謨之所以為善。而海防之所以為固也。愚考海中山沙。南起舟山。北至崇明。或斷或續。暗沙連伏。易于閣淺。賊舟大者不能東西。亂渡如

陰沙泥濘易于膠舟雖兵最輕便未免有閣淺

之失何物島夷亦知海道必奸人啓之也所以通
遇東北風也必由下八陳錢馬蹟等山以犯浙江而
番之禁不可不嚴

流突乎蘇松如遇正東風也必由茶山西行以犯淮
揚而流突乎常鎮如遇正北風也必由琉球以犯福

建而流突乎溫台三途窻遠瞭望難及須總兵官撥
不難于標

遊兵把總領哨千百戶等船往來會哨其在浙江也
撥第恐各哨彼此觀望耳

南則沈家門兵船哨至福建之烽火門而與小埕兵

船相會北則馬墓兵船哨至蘇州洋之洋山而與竹

箔沙兵船相會其在蘇松也南則竹箔沙兵船哨至

洋山而與浙江之馬墓兵船相會北則營前沙兵船

哨至茶山而與江北之兵船相會諸哨絡繹連如長

蛇羣力合併齊如扛鼎南北夾擊彼此不容豈惟逐

寇船于一時殆將靖寇患于無窮矣

蘇州水陸守禦論 蘇松水陸守禦

蘇州為畿輔望郡濱于大海自吳淞江口以南黃浦
天淞口與黃浦交會最

以來海濤數百里一望平坦皆賊逕道往因不能禦
為衝要比來總兵移鎮于此

之于海致倭深入二府一州九縣之地無不劊殘其

禍慘矣松江之有海塘而無港口者則自上海之川
川沙南匯等堡所悉沿海守禦不可少也

沙南匯華亭之青村柘林凡賊所據以為巢窟者各

設陸兵把總以屯守之。而金山界于柘林乍浦之間。

尤為直浙要衝。特設總兵。以為陸兵之統領。又于其

中添建游兵把總一員。專駐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

衛松江。而西援乍浦也。至于蘇州之沿海。而多港口

者。則自嘉定之吳淞所。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

港。凡賊舟可入者。各設水陸把總以堵截之。而崇明

孤懸海中。尤為賊所必經之處。特設叅將以為水兵

之領袖。又于其中添置游兵把總二員。分駐竹冶營

前二沙。往來會哨。所以巡視海洋。而警報港口也。內

自叅將務駐金山水陸提調多所更易迄今海洋
弗靖有不可勝言者矣

外夾持水陸兼備。上之可以禦賊于外洋。下之可以

巡塘而拒守。亦既精且密矣。但調募客兵。不如調土

著之兵。可調習而有常。官造戰船。不如顧民間造私

船。反堅久而省費。是在當事者酌行之而已。

江北設險方畧論

江北設險

淮揚二郡。介于江淮之間。東瀕大海。賊舟出沒。三面

隄防為難。國初備禦之制。淮安設衛二。內屬所五。

外屬所五。揚州設衛三。內屬所十四。外屬所三。復建

兵府。雖職司轉漕。實示控扼之勢。蓋南北之咽喉。非

緊要重地。護衛不効。過于稠密。

他郡比也。愚考其地形。起自東南蓼角嘴。以抵姚家

蕩。綿延三四百里。除安豐等三十六場。俱在腹內。不

通州狼山以東及北乃大海洋一望無際倭船從

為要害。要害之地。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港裏河鎮

此入犯甚便沿邊備禦之策不容緩矣

也。餘東餘西等場也。蓼角嘴呂四場也。掘港新開港

也。廟灣劉庄金沙場也。其尤要者有三。曰新場出入

至近。逼近揚州也。曰北海所從以通新開港。且有鹽

艘聚泊也。曰廟灣其為巨鎮而通大海口也。當事者

須設把總三人。一駐新港。一駐北海。一駐廟灣。更用

陸路遊擊一員。駐劉海安。則東可以控狼山。通州海

門之入而西可以捍衛揚州矣。

江淮要害論

江淮要害

此第一衝要之處非豪傑任事之臣設方畧打為

天下之水。在北莫大于河。在南莫大于江。常鎮淮揚

之不可

當江河入海之際。雖極大艫艦。皆可乘潮而入。近歲

倭寇。佯言分劫。其心之狡。實欲自長江以趨留都。自

淮河以窺中原。而終不敢深入者。由四府之防禦堅

也。必水陸常會哨互援。蒼福諸船順流以遏賊烽。或

此不過賊聚鳥合之寇所在殺掠耳若禦以簡練

出賊後。賊若登岸。則以團練之兵禦之。此常勝之形

之兵日無生還之理矣矣但勝哉

也。四郡無患。則中原留都。可以高枕而臥矣。

山東預備論

山東海防

倭患之作，嶺崙以北，達于淮揚，靡不受害，而山東獨不之及者，豈其無意于此哉？亦以山東之民，便于鞍馬，而不便于舟楫，無過番下海之人，為之嚮導接濟焉耳。然邇年青徐之兵，多為所據，安知其中無識海道而勾引者乎？愚觀山東諸郡，民性强悍，樂于戰鬥，倭之短兵，不足以當其長鎗勁弩，倭之步戰，不足以當其方軌列騎，萬一至此，是自喪其元也。所虞者登萊突山海中，三面受敵，難于隄備。國朝專設備倭

通年登萊人過番者亦未為少

二郡與閩之福寧州俱廢并禦

都指揮一員，巡海副使一員，分駐二郡，衛所森嚴，墩堡周備，承平日久，不無廢弛。申明振勵，庶幾其無恙乎。雖然，倭船至岸而後禦之，亦末矣。孰若立水寨，置巡船，制寇于海洋，山沙策之上也。嘗聞宋以前日本

入貢自新羅以趨山東今若入寇必由此路但登萊之海危礁暗沙不可勝測非諳練之至則舟且不保

何以迎敵而追擊乎？故安東以北，若勞山、赤山、竹篙

○候○其○必○泊○處○

旱門、劉公芝界、八角沙門、三山諸島，乃賊之所必泊，而我之所當伺焉者也。若白蓬頭、槐子口、橋雞鳴、嶼

○出○奇○兵○擊○之○何○如○

夫人嶼金嘴石倉廟淺灘亂磯乃賊之所必避而我之所當遠焉者也必嚴出洋之令勤會哨之期交牌成化壬辰以前多是海運因風濤之險時有所失信驗習熟有素則將來廟堂或修海運以備不虞之變亦大有賴焉獨禦寇云乎哉

後遂從開河

遼東軍餉論

遼東軍餉

遼東古營并地也其背為沙漠花當吉列迷諸部落在焉其面為滄溟其餘氣為朝鮮國朝設瀋陽遼陽三萬鐵嶺四衛統于開元以遏北狄之衝金復海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以防島夷之入烽堠星列營

邊海屏翰森然國初經

制則備如此

海未及登岸

寨碁布東北藩籬可謂固矣洪武間倭寇嘗以玩南方之心而玩遼東遼東之人以禦北狄之法而禦倭

寇斬滅無遺海氛蕩熄劉江金線島之捷是已二百

弘治十七年雖經由遼

海未及登岸

海未及登岸

餘年邊備如故獨萬曆二十年倭破朝鮮覬覦遼左

天津所謀更逆今數年尚屯兵駐拒釜山西生浦未

遼陽東至鴨綠江

西至山海關一千四百六

十里南至旅順海口北至開元城一千七十里

歸朝廷下明詔敕諭戒防但所虞者以地方千有

餘里衛所軍旅凡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名除新

募應援兵不計區區止藉山海關一路饋餉我朝

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又自京師達于遼陽飛輓不

繼邊卒輒叫呶待哺。甚至凶荒。士卒相食。萬一難守。
交乘之勢委實難支。根本之地。所當計之。早也。

密邇畿輔。倭寇之入。兼以虜騎乘間。何以禦之。此其

患不在兵之不强。而在食之不足。食足則兵强。兵强

則守固矣。邇者登萊運米達遼甚便。惜其不多。旋復

止。愚謂國初軍屯商中之制。至為精當。而大壞極

敝。司國計者。當深念而亟圖之。不當專責之幕帥而

已也。

日本考畧

日本

日本古倭奴國。去中土甚遠。隔大海依山島為國邑。

其地東高西下。東西數千里。南北數百里。九州居西

為首。陸輿居東為尾。山城居中。其國君以王為姓。歷

世不易。漢時來朝者三十餘國。歷東漢魏晉宋隋皆

入貢。唐咸亨初。更號日本。國初洪武四年。遣使臣

朝貢。永樂以來。國王嗣立。皆受本朝冊封。其地有

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之國百餘。國初十年一

貢。由浙寧波。達于京師。其人兇狡無信。洪武中數為

邊患。沿海設備倭以待之。嘉靖初。自宋素卿之亂。始

絕貢路矣。三十二年。挾忿深入畿甸。所過劫焚。雖費

皇明經世一編 朝少保海防論 日本 平露堂

朝廷百萬殲削之。然亦無大志也。萬曆二十年關白以華人篡奪山城君。併吞海外六十六島。大舉入寇。攻破朝鮮。擄王子陪臣。留兵屯駐釜山西生浦。詭詞以要中朝封貢。其實寓窺伺遼左天津之意焉。幸賴天子聖明。敕諭禁許。萬里海防。壹戒謹備。今考其入寇之路。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因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鳥沙門分艚。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畧壁下陳錢分艚。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太倉。或過南沙而入大江。若在大洋。而風歛東南也。則犯淮揚。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舶之來。

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屆期方有東北風。若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于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者以三四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劫之權。若倭得而主之。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存乎其間。倭安得而主之哉。今欲禦倭。當取法于梅林公。星布水寨。截其往來。多延智士。間其所親。時出哨。洋撓其登岸。厚賞將士。鼓其敢勇。倭縱狡悍。必不能持久。畧中以自老其師。成擒必矣。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六十八

郡人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夏允彝瑗公 宋徵璧尚木

宋存標子建參閱

徐長谷文集

書

徐獻忠

復劉沂東加耗書

加耗

伏蒙詢及加耗一節、仰荷造物之仁、幸甚幸甚、切以郡內華亭一縣言之、有東西二鄉、東鄉糧輕而收利

薄此願糧上加耗者也。西鄉糧重而收利甚厚。此願田上加耗者也。偏聽之則必有受病之處。然歸于截長補短之論。則有金花銀一節爲之權衡也。往年金花銀每兩折米四石。近自巡撫歐公一變。止得折米二石。大略金花銀十萬兩。共折米四十萬石。今每兩減去二石。是減去二十萬石矣。不知此米作何下落。但查出此米。若田上加耗。則將此銀盡派與輕額之田。若糧上加耗。則將此銀盡派與重額之田。如此庶幾彼此無病。而民或少瘳矣。但西鄉之田。大抵盡屬

士大夫之家。而冊籍類寄于東鄉。田多征緩之處。而東鄉之田。少有寄籍于西鄉者。只此可鑑東西鄉之利病矣。而府縣總書。食民膏血。盡在隱弊糧稅之內。故無肯明其實迹。及明指金花銀下落。區區徒有憂民之心。而不知其籍。伏望廣訪經知之人。只此一節。不輕放過。便是利民之大政。便是任內第一官方也。尚須面陳其詳。以副門下憂世之心。先此附復不備。

復劉沂東加耗書

加耗

昨承下問耗米。匆匆對使者不盡所言。無以上稱來。

意皇恐皇恐切以本處田糧起耗始于周文襄公則有年譜可查其派折多寡定額則有宜春張公萬石一覽圖可攷見文襄起耗者因當時雜派太多民不堪擾乃將雜派各項名色盡于田糧上一併帶追謂之耗米若本年雜派少或米價高則耗米有餘羨卽留作次年耗米之數積羨數年則田上可全免耗米此誠善法也後來耗米遂爲常年定例積羨在官者俱立收頭易銀置之餘庫以致侵欺數多至今有監禁者又如南京兌糧軍船轉搬至儀真每石有過江米七升每萬米則有七百石若他衛兌船直達者則無此米此耗米可省之一端也若當年米價高貴則派折之數加多而上倉米派止足兌運之數其餘如南京糧之類及運船綱價俱與派銀民獲其利此亦省耗之一端也貴在隨時通變心心爲民則耗米儘有可省之處若云金花銀照今坐派京料增多故減去折米之數則文襄公以來原有坐派京料近所增者如道衣九十件每件該銀六十兩而蠲免大紅細布自可抵足其餘所增亦無多端今減折止自嘉靖